



◎艺海钩沉

他曾如此快乐并忙碌着

回忆画家张彦青先生

俞黎华

热情风趣

是个天生的乐天派

在省城老画家群中,我对张彦青先生的称呼最为别致,管他叫张叔,这是从张叔叔简称而来的。因为他比我岳父王凤年先生(注:已故著名工笔画家)年龄小,且走动较为紧密;黑伯龙先生与我岳父也很熟,解放前还曾经是南华艺术学院的同事,但我与黑先生打交道少,所以我从众叫他黑老,黑老叫我爷们儿。张叔有时也好叫我爷们儿,老济南特别是老济南的回族上下辈男子互称对方为爷们儿。张叔是临清人,那里回族亦多,不知是不是因此也兴叫这个?现在无法向他请教了,叫爷们儿,里面透着亲切。

在一次省级救灾公益笔会上,张彦青先生为了多画几张,画起了花卉,我是第一次看到,他画的是芙蓉花,我说是第一次见,张老说你张叔这叫梅兰芳唱小生——反串,爷们儿你是大姑娘坐轿——头一回,那天他是如此快活并忙碌着。他的热情与风趣,深深感染了在场的人。大家知道,凡是在山东重大社会公益活动中,总少不了张先生的身影和他的作品。

老画家王企华先生晚年与张彦青先生经常一块参加社会书画活动,王老不善言辞,一口南方话一般人也听不明白;而张老是天生的乐天派,豪爽健谈,被王先生誉为美术界的代言人。张先生讲话,极有特色,有邀即讲,一讲就激动,一激动就不免多讲几句,多讲就难免走题跑调,一走题就难免引来一些善意的笑声,但是有了笑声,往往气氛人气就上来了,出现了求之不得的效果。最为了不起的是,张先生能自圆其说,在绕一个大圈子后,又回到讲话的正题上来。早年某书画院成立大会,请张先生讲话,他在称赞书画院人数众多、力量雄厚时说,你们现在是人多马壮,啊,牲畜满院,人丁兴旺,啊,了不起!大家笑了,张老说这是人多力量大、事业繁荣兴旺的意思,大家听了张彦青先生这相当给力相当有意思的讲话,都报以相当热烈的掌声。

豪爽健谈

充满浓浓的人情味

再说他晚年的讲话。在他辞世的前一年,他在王凤年先生作品展



▲作者(右)与张彦青先生



▲张彦青先生(中间站立者)生前在画展上讲话。

张彦青先生(1918—2007),山东临清人,著名山水画家。生前他有N多社会名衔儿,我最记得的是山东艺术学院教授,因为山

艺给他发工资。张先生讲话,极有特色,有邀即讲,一讲就激动,一激动就不免多讲几句,多讲就难免走题跑调,一走题就难免引来一些善意的笑声,但是有了笑声,往往气氛人气就上来了,出现了求之不得的效果。最为了不起的是,张先生能自圆其说,在绕一个大圈子后,又回到讲话的正题上来。

开幕式上讲话,神采焕发。那天一共有四位发言,张业法先生代表省文联,张志民先生代表美术界,张先生代表老书画家讲话,巧合三位姓张的凑在一起,一位画界老人说,这开幕式真的是开大张了!果然,不到五月的天,气温竟达到了30度,火热得很!其中火热的一个原因,是张彦青先生的讲话,他脱稿而谈,大谈王老的艺术成就、人品道德,如数家珍,妙语连珠。

张彦青先生回顾了他在上世纪50年代就认识了王老,说第一次见,“是他(指王老)到省博见吴天墀,吴老对我说,他是画工笔画的。王老是京华美院毕业,我也考上了,没上。王老在北京参加了北平国画研究会,会长是周养庵,影响很大。他的老师汪慎生,也是我的老师,他的同学,也是我的同学、朋友,所以就熟了。认识以后,他家的东西我没少吃,这几年走不动了,我不去了。晚年王老还来看我,他爬上我住的高楼,气喘吁吁的……这么多年来,我们是画友,也是好朋友。”

“王老这一辈人,还有吴光宇、吴一舸、刘凌沧、王叔晖、任率英等等。王老虽在山东,但比起他们绝不逊色,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,我绝无

贬低那些全国著名的老画家之意。从王老出的画集看,就事论事,这还不是盖棺定论,因为王老还在创作,还在发展,王老是传统功夫,是了不起的!他的作品里宫室、园林、建筑,都有透视,丰富了老一代的画法,这就是创新。王老不仅是山东的工笔画泰斗,在全国也是闻名的,我在这里不是故意吹捧,王老的东西是一定传世的……”张彦青先生这番高度评价王老的话,与其在六年前王老作品集首发式上他的讲话基调是一致的,所以尽管张先生不拿讲稿,这是他心中形成已久的认识,是不需要照本宣科的。此前张先生曾对我说过,王老取得这样的成绩很不容易,开幕式的时候,只要在济南一定参加,而且张先生主动表示一定讲话,非讲不行!

后来,我发现张彦青先生讲话气短,出现气力不足的现象,我问他身体有没有问题,他并不在意,只说是年纪大了。听说他不喜欢看医生,尽管他是享受离休医疗待遇的。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,才因心脏病住进医院。

热爱生活

收藏各式各样的手杖

张彦青先生热爱生活,好收藏手杖,家里有各式各样的手杖。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,将自己的许多书画作品捐给了他的家乡,建立了张彦青艺术馆。我曾问他还捐了什么,他说“连棍棒缭乱全都缴械了”,指的就是他收藏的那些手杖。在他走后,我曾前往临清参观,张彦青先生艺术馆与先后建立的张自忠将军纪念馆、季羡林先生资料馆三足鼎立,生前他们为养育了自己的家乡赢得了荣誉,身后家乡人民也深切地怀念他们并以此而自豪。

张彦青先生提携扶植、关心帮助年轻人在艺术道路上成长,称得上用心良苦,在画界众口皆碑。我记得在广庭大众面前,有一次他对我说,爷们儿你替张叔写个词,我这字不行,还对身边的人解说,他的字写得真好,这是山大专门教书法的教授……我虽然未能从命,但是张先生是真心地宣传你,绝非逢场作秀。画家张宝珠也遇到过类似的情景,谈及此事,宝珠兄说,这是张彦青先生在提携咱们年轻人哪!

张叔!当您在世的时候我未曾叫您一声爷们儿,现在我想对您说:爷们儿,您就在天堂好好安息吧,我们都想着您,发愤努力,报答您的提携和冀望!

(本文为山东大学教授、书法家)

一周艺事盘点

本报记者 霍晓蕙

上周,省城济南的艺术展览仍然以中小型展览为主,其中在山东师范大学美术馆举办的“拓展——学院艺术探索”油画展览最具有代表性。本周,“十艺节”系列美展《探寻的脚步》、“微云起泰山”曾来德书法展将先后在山东博物馆举办。

“拓展——学院艺术探索”油画展



▲岳海涛油画戏曲人物

4月1日,在文化东路的山东师范大学美术馆,展出了一场名为“拓展——学院艺术探索”的油画展览。展厅不大,展出的却都是全国著名油画家的作品,如孙为民、戴士和、张祖英、忻东旺、阎平、王克举、贾涤非、岳海涛等。

展出的油画风格各异,但最吸引记者的是阎平的花卉和岳海涛的戏曲人物。阎平的作品色彩明艳豪放又不乏细腻,带来视觉冲击力的同时给人以温情的感受。岳海涛用油画的方式来描绘他喜爱的京剧国粹,表达他对中西艺术的思考。近10幅戏曲人物神形各异,使人仿佛置身于戏曲舞台。此次展览的策展人陈凯介绍,学院派出身的岳海涛教授从小酷爱戏曲和绘画,近些年尝试将两种艺术结合,在油画中体现东方文化内涵,形成了自己的特点,受到业界关注。

展览还展出了王少伦的《赶集归来》、张祖英的油画肖像、朱刚的写实人物等。本次展览为期10天,免费向公众开放。

潘士强油画

“白日梦”被收藏

山东省美术家协会油画艺委会副主任,山东省当代油画院理事潘士强的作品,近日被美国洛克菲勒家族旗下的罗斯洛克文化艺术集团收藏。此次被收藏的潘士强作品《爱的法则则是相通的》、《做个内心微笑的人》,出自他近年来创作的“白日梦”系列作品。潘士强近年来创作了一百多幅“白日梦”系列作品,用丰富多彩的幻想、出人意料的构图、大胆奔放的色彩,为作品注入思想和情感内涵,亦真亦幻,抒发人生感悟。年内,潘士强还将在北京举办“白日梦”系列画展。

更正

本报3月25日C14版齐鲁鉴赏专刊“艺海钩沉”栏目《人生短 艺术长——于希宁先生二三事》一文所配插图“梅花图”,经专家及于希宁先生亲属鉴定为赝品仿作。该图来源于网络。特此更正并真诚致歉。

◎鉴赏课堂

收藏古兵器:养护很关键

古兵器材质大多为铜、铁、钢等,由于历史悠久,再加上很多埋存于土壤之中,出土后往往会锈迹斑斑,甚至出现破损,历来是古兵器爱好者较为头疼的事情。那么,该如何来养护和保存呢?专家艾春海表示,刀剑的正确使用和保养尤为重要。古兵器放置在刀鞘内久了,终究会慢慢出现一层薄薄的氧化层,这层氧化膜若不除去,将会日渐恶化为深层的锈蚀。因此,藏家拿到一把古兵器,需要进行必要的除锈工作,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对古兵器进行保养。

对于古兵器的清理,类似打粉除锈、上油防锈的例行工作不能免除。必要时清洗刀剑身可选用汽油,清洗干净后再上防锈油。具体

步骤为:一是清洗,以纯棉毛巾布、绒布或鹿皮擦去刀剑身上灰尘,再以棉纱沾少许拭剑油涂抹器身。三分钟后以原棉布用力擦拭,持续2至3秒钟,去除刃面杂质所起化学变化。这一步务必专心,以避免被割伤或戳伤。二是盘剑,在桌上垫长条毛巾,将刀剑身平放其上,以布或皮包裹一小木块在刃面上用力来回盘擦使其微微发热。三是打粉,随后再加少许拭剑粉继续盘擦,可以去除刮痕及增加剑身毛细孔的收缩速度。四是上防锈油,如果不是每天保养,刀剑归鞘前需涂上一层薄薄的防锈油,以避免与空气接触。如果是每日保养,则不需上油。

此外,古兵器的保存同样需要用心。一般刀剑多以“合鞘”存放,

但若鞘身为皮革等经化学处理过的材质,最好与剑身分开。存放在控温、除湿的金属柜中是最好的,一般的铁柜也可以,而木柜、盒水分比较多,容易让刀剑生锈。总之,温度以25至28度之间为合适。刀剑若无暇经常玩赏或保养,亦应随时翻动,以免刃身与鞘粘连。如果刀剑挂在墙上,也是别致典雅的装饰。怎么挂没有标准,但在卧房、厨房、厕所就不妥,因为容易让刀剑老化。很多藏家会将刀剑摆在刀架架上,一则可供观赏,二则方便取出玩赏,三则可摆之于相关位置,以为避邪、镇宅之用。所谓“卧刀立剑”,指刀要横置于刀架上,剑则需立于剑架中。

(叶莉)

